

沈台訓

沈台訓，臺北人，畢業於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人類學組。曾於出版社任職編輯，後為自由工作者，或編輯，或翻譯，或供稿。譯作有《雨傘小販溺水事件》等，而劇作有《死亡的新衣》。

人物

爸爸，馮立峰，外貌三十歲。

媽媽，黃妍玲，五十歲。

姊姊，馮瑩琪，二十六歲，上班族。

弟弟，馮國愚，二十歲，大學生。

野狼，弟弟的高中同學，二十歲。

Boss，爸爸的陰間上司。

阿虎，姊姊的男朋友，二十九歲。

敏華，姊姊的同事，二十六歲。

主要道具

墓碑：由木板製成，漆成黑色，或高或矮，

最高不超過半人高，大小則約莫可

讓一個演員從容躲在後面。數量大

約五十個。

機車：實體機車一部；該機車的車頭鑲板、

車身兩側鑲板、踏腳底板、排氣管

飾板、車輪蓋片等皆經過切割處理，

暫時黏合在一起。這部機車在戲中

將會被拆解，而被拆卸出來的元件，

都預先塗上螢光漆。

音效

收集各種改裝排氣管的機車與汽車的噪音音

效。

01

（燈光漸漸亮起，舞臺空無一物，僅見正中央斜躺著一名面向觀眾席的婦人。她戴著一頂粉紅色的半罩式安全帽。婦人的上衣與褲子，血跡斑斑。安全帽的深色護目鏡片上有裂痕，並且處於闔上狀態，看不見婦人的臉龐。安全帽的外觀骯髒，明顯遭過撞擊，有磨損與凹陷痕跡。）

（婦人慢慢醒轉過來，一邊扶著安

全帽，一邊坐起來。她微微發出噉痛的呻吟聲，一邊左顧右盼。）

媽媽：這裡是哪裡？我人在哪裡？（她掀開

安全帽的護目鏡片，然後站起身來，

踉踉蹌蹌四處走動查看。）

啊，頭好重、好麻……（兩隻手摸

索著安全帽）我怎麼還戴著安全帽？

（她試著解開安全帽，一邊痛得哇

哇大叫。看見她的臉與頭髮都沾著

血跡。她把安全帽丟到地上。）

怎麼頭這麼痛？像爆炸一樣！完全

不像平常的偏頭痛……我發生了什

麼事？啊……啊……

爸爸：（揣著一本A4大小的筆記簿，快步

入場）小姐，趕快把安全帽戴起來！

（媽媽痛得四處跑了起來。她發狂

倒地翻滾。她發出刺耳的尖叫聲。

爸爸趕緊拾起安全帽，跑至媽媽身

邊。）

趕快戴上！（爸爸放下筆記簿，遞

出安全帽給媽媽，一邊幫她戴上。）

媽媽：（扣上安全帽後，鬆了一口氣）謝謝，

謝謝……現在好多了。（望向爸爸，

後者對她微笑）先生……你知道這

裡是哪裡嗎？

爸爸：（開始翻查筆記簿上的名冊）黃妍玲

女士，對吧？

媽媽：是，我是。

爸爸：妳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

媽媽：（站起身來，低頭尋思）我只記得

騎車要去找我女兒……時間有點

趕……然後……一片空白。

爸爸：黃女士，妳出了車禍。

媽媽：我（左顧右盼）……我現在在醫院

嗎？

爸爸：（低頭看著手中的筆記簿，音量略

媽媽：（用力闔上護目鏡片）就像你說的，我已經死了，你愛怎麼罰，隨你便。

爸爸：請別誤會，並不是我罰妳的，是上面規定的。（頓）我只是妳的陪伴員。況且（翻查筆記簿），黃女士，妳在生前也很習慣戴安全帽……妳去郵局領掛號信、去麵包店買全麥吐司、去便利商店買美式咖啡或繳信用卡帳單、去自助餐店給家人買晚餐、去飲料店買烏龍奶茶或冬瓜拿鐵、去提款機領錢或轉帳、去投注站買彩券，妳都不會脫下安全帽……（面帶微笑）感覺上，妳很喜歡安全帽。

媽媽：沒有人喜歡安全帽好嗎？我只是臨停一下辦事情，如果脫掉，又要戴上，多麻煩。

爸爸：（用筆敲了敲筆記簿的頁面）但這麼

多年來，妳甚至剪了一個適合配戴安全帽的髮型。

媽媽：（掀開護目鏡片，走近爸爸，瞪著他）你這個書呆子，（用手指敲著他的筆記簿）上面有沒有說，科技的發展，一直沒有發明出如何維持「任何髮型」的安全帽？你說啊！（頓，神色逐漸轉為驚訝）你，啊你（慢慢後退三步），你不是馮立峰嗎？我見到鬼了嗎？（向前逼近爸爸）立峰，立峰，你是立峰對不對？你認不出我嗎？我是妍玲，我是你太太！你看看你的簿子上怎麼說？我不是嫁給了馮立峰？

爸爸：（面帶微笑翻查筆記簿）沒錯，你嫁給了馮立峰。可惜他二十年前過世，妳單親扶養一雙兒女……

媽媽：（搶話）那就是你的兒子跟女兒！

低）「理解自己已經死亡了嗎？」——沒有（掏出筆在筆記簿上勾選）。

媽媽：你說我死了？先生，這樣說很不禮貌。我看你才是死人。

爸爸：沒錯，我是死人。而且，我也是妳的死亡陪伴員。

媽媽：你聽好，就算我死了，我也不需要你陪！（開始來回踱步。）

爸爸：（低頭看著手中的筆記簿，音量略低）「否認自己的死亡？」——對（在筆記簿上勾選）。

（媽媽突然哭出來，低頭看著自己的衣服，搓了又搓身上的血跡污漬，最後摸著安全帽。）

媽媽：（止住淚水）好，如果我死了，那麼這頂安全帽是什麼意思？

爸爸：（翻查筆記簿）黃女士，妳最後騎機

車時，雖然戴了安全帽，但並未扣上扣環。（靦腆微笑看了媽媽一眼）當一輛小貨車撞上妳時，妳摔落路面，安全帽也飛了出去，而後面來車接著就輾過了妳的頭。

（媽媽又哭出來。）

爸爸：（表情遺憾）由於妳未依規定正確配戴安全帽，所以死後必須持續配戴，「以資懲戒」。如果擅自脫掉，就會像剛剛一樣，「痛不欲生」。

媽媽：如果我還會痛到想死，就代表我沒有死。（頓）而且，我如果已經被撞死，為何還要受罰？完全沒有道理可言！難道我戴上安全帽，就不會死嗎？我的頭可是被車子輾過！

爸爸：（低頭看著筆記簿，音量略低）「在陰間仍舊使用人間的邏輯來推論？」——對（在筆記簿上勾選）。

爸爸：（望向姊弟）黃女士，別太傷心了，你的兒子與女兒來看妳了。

媽媽：（突然看到姊弟，一時腿軟，跌坐地上，大聲泣訴）立峰，那就是你的兒子、你的女兒！就是在我生小愚時，你出了車禍過世；可憐的小愚，從出生就沒見過爸爸……不然你應該記得女兒吧？你以前多疼琪琪，每天下班都會去幼稚園接她回家（姊弟開始掩面哭泣）；從你不在以後，琪琪的童年也提早結束了。

（頓）

爸爸：（面容嚴肅）黃女士，也許我不應該問，但我實在很好奇，希望妳不要介意：妳的丈夫馮立峰，他也是騎機車出車禍身亡，但妳在他往生後依然繼續以機車作為代步工具，而最後的命運也同樣發生了不幸……

妳怎麼可能沒有從他的死亡事件得到教訓呢？

媽媽：你難道是因為我的死法跟你相同，所以才不願意跟我相認？這也太荒謬了！我不騎機車，怎麼去上班、買菜？

爸爸：妳可以搭捷運。

媽媽：你以為我們住在東京或倫敦嗎？捷運這幾年才逐漸有個樣子，去很多地方都還要轉乘。

爸爸：公車網絡不是很發達嗎？

媽媽：但騎機車的花費更便宜。我獨自一個人把兩個小孩帶大，能省一塊錢是一塊錢。你都不知道這有多辛苦！（姊弟與弟弟離場，留下花束、祭品與墓碑。）

爸爸：使用大眾交通運輸系統比騎機車昂貴？

立峰！你都忘了嗎？你怎麼都沒反應？

（在此同時，姊姊與弟弟從舞臺前緣右側入場。姊姊捧著一束花，並提著一籃供品，而弟弟拿著一塊墓碑。他們會慢慢立好墓碑，擺好祭品，然後進行祭拜儀式。）

爸爸：（背對媽媽，低頭看著筆記簿，音量略低）「死後仍舊處於神智混亂狀態？」——對（在筆記簿上勾選）。

媽媽：立峰，看著我。我是你的妍玲啊。你以前都叫我「水某」。

爸爸：水某？

媽媽：請再說一次。

爸爸：水某。

媽媽：再大聲一點。

爸爸：水某。

媽媽：謝謝。（頓）如果我真的死了，那麼

你肯定就是馮立峰（爆出勝利的笑聲）。

弟弟：（望向媽媽）姊，妳有聽到什麼聲音嗎？

姊姊：（點燃香枝）什麼聲音？

弟弟：我好像聽見媽媽在笑。

姊姊：（把香枝遞給弟弟）一起來拜吧。

爸爸：（低頭看著筆記簿，音量略低）「對陪伴員發展出心理移情狀態？」——是（在筆記簿上勾選），而且非常快。

媽媽：我知道，你一點都沒變，你還是那麼年輕……而我的外表變很多。我變老、變胖、變成歐巴桑，變得你都認不出我來了。（開始抽噎哭泣）死後也不應該變傻吧？你仔細看看我，你一定會認出我是你苦命的太太。

站型大鐘，時間是兩點半。看見爸爸站在舞臺左側後方的兩塊墓碑中間。弟弟與野狼從舞臺右側前方進場。弟弟一手拿著一塊墓碑，一手提著工具箱，而野狼扶著道具機車，在機車座墊上也擺著一塊墓碑。）

（弟弟與野狼走到舞臺中心。在此同時，媽媽從爸爸身旁的一塊墓碑探出頭來偷看他們。他們在停好機車後，將各自把墓碑立在附近。）

媽媽：（小聲說）死小孩，這麼晚才回家？（慌張看一眼爸爸）你怎麼沒有躲起來啦？

爸爸：（小聲說）他們看不見我們。（頓，恢復原音量）他們也聽不見我們說話。

媽媽：（站起身，小聲說）真的嗎？如果我唱卡拉OK，他們也聽不見？

媽媽：你應該比我更了解怎麼會有這種政策才對。哼，不過我想，你一定也忘記你以前是公務員，在區公所上班。

（頓）

爸爸：（點點頭）黃女士，所以妳是爲了家庭而犧牲了自己。

（頓）

媽媽：當然，機車作爲代步工具，除了便宜，還有便利性跟自主性，愛騎去哪，就騎去哪。即便不是爲了省錢，我也很喜歡騎機車兜風，也不全然是犧牲啦。

爸爸：我了解。（頓，專注凝視媽媽）但現在是放下這一切的時候了。

（頓）

媽媽：如果我接受我已經死了，你會承認你是我的丈夫嗎？

（頓，爸爸無語。）

02

媽媽：從前的日子感覺還沒有過去，我沒有力氣展開死亡的新生活。

爸爸：別擔心，死亡沒有生活。

（頓）

媽媽：之前你說，你是我的死亡陪伴員？

爸爸：是的。

媽媽：陪我走過這一切？

爸爸：是的。

媽媽：那麼，我要你陪我回家。

（燈光漸暗。）

（場景：約有十五塊大小相仿的黑色墓碑，從舞臺後方環繞舞臺中心向兩側參差排列。第一場中的那塊墓碑仍保留在原地，但撤掉祭祀用品。）

（燈光漸亮，舞臺上方降下一只車

爸爸：他們只會聽見伴唱帶。

媽媽：（恢復原音量）真可惜。

（媽媽開始清唱蕩氣迴腸的〈I Will Always Love You〉。野狼在歌聲中四處走動查看。弟弟開始使用工具進行拆卸道具機車的程序。）

野狼：愚公，你家太安靜了。這樣不對。連冰箱運轉的聲音都沒有。

（野狼走回弟弟身邊，伸出右手。弟弟把拆下的一小片車頭鑲板，用透明膠帶黏在野狼的右手前臂上。本場戲接下來的過程中，弟弟將把用得上的機車元件陸續黏貼在野狼身上，做成一具「鋼鐵人」。）

弟弟：冰箱壞了，前天就不冰了。

媽媽：（停止唱歌）我的冰箱壞了？我得去看看。

（媽媽急急越過野狼與弟弟，往舞

弟弟：每次你一加速前進，就很吵。

野狼：愚公，你不能怕吵。吵是個人力量的展現。我現在是爲了以後參選立委作準備。

弟弟：選立委？

野狼：你上個月沒聽見那些透過喇叭自吹自擂的宣傳車嗎？從早吵到晚！我是在習慣製造噪音不害臊。

弟弟：也許你也是爲了以後駕駛垃圾車作準備吧。垃圾車一樣很吵。

野狼：（搖搖頭）垃圾車完全不一樣好嗎？那是必要之惡，每個人都要倒垃圾。但你騎機車，可以選擇要不要，或看你「敢不敢」製造噪音，這完全是個人意志力量的表現。

弟弟：（瞅了野狼一眼）你吵到別人，會很開心嗎？

野狼：有一點。哈哈。說實話，你一定要製

臺右方出場；爸爸緊跟在媽媽身後，同樣越過野狼與弟弟出場。只有野狼的眼神跟隨兩人身影。）

野狼：你家只有你一個人住，你不會毛毛的嗎？

（弟弟專注於拆卸與黏貼，沒有回答。）

野狼：你從小沒有爸爸，現在沒有媽媽，愚公，你是孤兒了。

（場外傳來媽媽的爆哭聲：「我可憐的兒子啊，沒爸沒媽，連冰箱都壞了。」）

弟弟：（專注於手中活兒）我不是孤兒。

野狼：我了解。對不起啦。（頓）但你要開心點。對了，你後來參加什麼社團？

弟弟：慈幼社。

野狼：跟一群孤兒在一起嗎？愚公，你不能這樣。你想想看，以前都是我跟著

你要賣的。

（弟弟轉動野狼的手臂，檢查是否能夠自由活動。）

野狼：我覺得你現在要學學我了……你應該有注意到我的機車吧？

弟弟：感覺像是元宵節的花車。

野狼：哈，算你狠。我承認，還真有點像。我可能用了太多燈飾了。一開始裝時，我每天都在等天黑，而且不只戴上全黑的安全帽，還特別穿黑衣、黑褲、黑鞋子，去突顯車身兩側七彩閃爍的連環燈。超白癡的，對吧。不過，我最滿意的的是，車頭上那個W字形的紫炫光，對面車道的人一定老遠就看到我，YES—

（弟弟拉住手舞足蹈的野狼。）

野狼：除了「花車」之外，你還有注意到什麼嗎？

造出使聽到的人感到不舒服的聲音，才有爽快過癮的可能。道理很簡單。這是真正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快樂。

爸爸：（從舞臺後方某個墓碑後面冒出來）黃女士，妳的兒子交到壞朋友了。

媽媽：（同時從舞臺右方走出來，安全帽的護目鏡片處於闔上狀態。她邊走邊說）你是說野狼嗎？（走到野狼身邊）你放一百個心，他不是壞朋友。以前我還擔心小愚會帶壞他呢。（走到小愚身邊，幫他一起把椅墊拆下來）爲什麼我抱著冰箱那麼久，冰箱還是沒辦法變冷？（走向爸爸。）

爸爸：妳的法力還不夠。

（媽媽把身邊三塊墓碑疊在一起，拉著爸爸一起坐在墓碑上。）

弟弟：（弄完椅墊後，喘了一口氣，看著野

爸爸：他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是在怎樣的人，就想變成另外一個人？他不怕自己變成不是人？

媽媽：（打開安全帽的護目鏡片）你是說變成像我們一樣的鬼嗎？野狼在幫我們的兒子度過危機，你這個笨鬼沒

狼）爲什麼你要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

野狼：我也在忍受其他人的快樂呀，比如亂闖的行人或 YouBike，還有可怕的砂石車。

弟弟：野狼，你會有報應。

野狼：沒關係。噪音只是表達出人們彼此厭惡的真相而已。反正每個人都有冤親債主。說起來，我算是某種「現世報的執行代理人」。我大半夜在街頭開飄，轟隆隆巨響嚇醒沿路睡得比較淺的倒楣鬼；雖然他們夜裡小小受到點折磨，肯定會咒我下地獄，但他們的冤親債主卻會很開心，會祝福我壽終正寢。兩邊剛好扯平。

（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

弟弟：難怪像你的那種機車，聲音聽起來既挑釁又憤怒。

野狼：不對，那是黑色幽默。比較像是「整個城市都是我的賽車場」的滑稽感。

弟弟：你不怕被當成地痞流氓？

野狼：其實，製造噪音來增添城市的生活情趣，也算是一種良心事業。雖然移動中的午夜噪音會使人聯想到犯罪、嗑藥、酒駕，但奇就奇在我們都沒有，我們只是善良市民，有時也會停下車來餵流浪狗。

（在場所有人除了爸爸之外，都笑了起來。）

弟弟：噪音不都是刺耳的嗎？有誰會用噪音來調劑生活？

野狼：你知道有人在聽噪音搖滾吧？還有那種愛看比賽的賽車迷，你怎麼說？你覺得這些人聽到噪音，只會覺得刺耳而已嗎？而說到刺耳，也有小刺、中刺、大刺的分別。我的意思

是說，噪音也有自己的層次與個性；

把你不喜歡的聲音全歸類成噪音，會讓你失去發現一個新世界的機會。

弟弟：（後退兩步看一眼野狼身上的黏貼效果）聽得出來，你希望我跟你一樣培養出對噪音的品味與愛好。

野狼：愚公，好東西只跟好朋友分享。尤其你現在處於非常時期，我覺得噪音會對你很有幫助。你知道，當我們騎車加速往前衝，同時搭配上戲劇性的、像要吐出五臟六腑的爆發性噪音，會讓你變成另外一個人。

爸爸：他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就想變成另外一個人？他不怕自己變成不是人？

媽媽：（打開安全帽的護目鏡片）你是說變成像我們一樣的鬼嗎？野狼在幫我們的兒子度過危機，你這個笨鬼沒

聽出來嗎？

爸爸：我擔心他會幫倒忙。

媽媽：還好你沒盡過當他父親的責任，不然你肯定會更痛苦。

弟弟：（費力拆下車頭燈蓋）你說「變成另外一個人」？

野狼：那種噪音就像是一種內爆，彷彿你從裡面炸開，靈魂就會破繭而出，感覺超帶勁。這對騎車的人非常有抒壓效果，不管是哪一種壓力，一騎上車狂飄，就全部拋在腦後。我們可以用噪音壯大我們的渺小，用噪音淹沒所有討人厭的事物。

弟弟：原來噪音也有勵志的一面。

野狼：其實，你只要騎過一次我的機車，你就會發現，你不會用噪音來形容機車所發出的聲響。因爲聲音是從你屁股底下放射出去，你是音源，你

不是被動聽到這些聲音的人。你並不會困在你沿路擴散的巨響裡面。你反而在享受它在街路上所引發的環繞回響效果。每次一上路，你就成爲這場聲音演出的主角。

弟弟：我想我可以理解。

野狼：城市噪音的營造，已經成爲一門街頭藝術，而且是城市產業發展的一環，雖然大家都不願意承認。但各地的年輕人都默默自行車在發展。

弟弟：你了解得還真多。

野狼：說實話，這都是我上課學到的。通識課程，你選修什麼？

弟弟：寵物保健。

野狼：厲害。你家又沒養狗，也太難學以致用了吧。

弟弟：我想養一隻變色龍。

野狼：佩服。開心就好。不過我選修的是

「機車與心理衛生」。

弟弟：「機車與心理衛生」？給騎車騎瘋了的人上的課嗎？

野狼：瘋了的人上什麼課也沒救。這堂課是給還不夠瘋的人上的……哈哈，但上完課並非爲了讓你更瘋狂，而是讓你知道你的行爲的原因。秦老師他針對機車騎士的心理層面，進行了深入的科學分析，比如我們談了那麼久的「噪音」，就是其中的一個重點。

Boss：（從一塊墓碑後面冒出來，所有人除了弟弟之外，都朝他望去）夜闌人靜的城市中，突然有輛機車咆哮穿過街頭，除開引起你不愉快的情緒外，你會作何感想？你可能以爲，它或許在追什麼東西，或在逃什麼東西。就像家裡的狗突然朝著某個

空無一人的角落狂吠，總讓人以爲那裡可能存在什麼東西一樣，聲音有招引你想像的功能。機車的噪音如果讓城市的夜晚陷入某種著魔狀態，那是因爲噪音引起機車騎士萬能的慾望。他想主宰一切。他太強烈感到自己對一切無能爲力，所以企圖藉由噪音進入萬能的狀態。

野狼：了解吧？噪音能讓你萬能。

（弟弟點點頭，沒有回答。他撕開了幾塊黏上去的元件，重新調整黏貼位置。）

爸爸：這樣的理解好像有點斷章取義吧。可惜了Boss的解說（爸爸向Boss打招呼。Boss致意後，藏回墓碑後面去）。

媽媽：Boss？

爸爸：他是我的長官。我們這個部門主要處

理汽機車車禍死者的陪伴業務。

媽媽：但他也是野狼的老師？

爸爸：Boss經常回到人間宣導交通安全。

野狼：秦老師說，通常是出自身體或心理上的某種缺陷，讓人想騎噪音機車。因爲這是快速的減壓辦法，像普拿疼一樣。你在路上看過騎大型重機的阿伯嗎？有的像哈比人，有的像過胖的癩蛤蟆，這些人可能都有「中年危機」，或是婚姻不美滿、事業不成功，或者也可能只是陽痿。而就年輕人來說，最明顯的就是「轉大人危機」。對外表不滿意的人，占有很大比例，比如鼻子太大、臉孔太大、後腦杓太扁，或者老二太小。

弟弟：你是哪一種？

野狼：我是——不告訴你。好啦，我覺得我

長得離韓系型男太遠，哈哈。

弟弟：所以你每次照鏡子，壓力一上來，就會去飆車？

野狼：沒錯！你不知道以前我多常在抓頭髮，髮膠用量超兇。現在只要聽一次機車噪音奏鳴曲，就可以風平浪靜一陣子。

弟弟：我有點不懂。上完這種課，不是應該讓人比較會「正常地」騎機車嗎？

野狼：應該是。秦老師建議了很多增進了解自己的方法。不過對我的效果正好相反。老師每講起各種騎機車的變態心理，都讓我超激動，都提供給我一種叛逆的邏輯。我在心裡會這麼想：原來噪音這麼有用，可以讓我萬能啊！原來加裝機車燈飾相當於參加一期的心靈成長團體啊！原來每次催油門加速會有「速度療癒」

的效果啊！但是，我跟那些沒上過這堂課的人的差別在於，我可不是傻傻地在叛逆，我完全知道其中所涉及的大道理！

（在場所有人除了爸爸之外，都笑了起來。）

爸爸：我有聽錯嗎？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一回事？

媽媽：你沒聽到他說他在叛逆嗎？過去二十年，如果你有不時回到家裡看看的話，就能更懂得你兒子這一代的生存了。

野狼：我承認我有點精力過剩沒事幹……但是，比起費力地進行什麼自我了解，科技的日新月異，實在太有吸引力了。我要說的是，自從我發現一種「噪音神器」之後，萬籟俱寂已經成為我的敵人。我更忘我地享受

長夜馳騁的樂趣，沉浸在機械嘶吼與速度尖叫所交織的快感當中。

弟弟：（蹲在地上黏貼野狼的左腳）噪音神器顯然把你變成噪音詩人了。

野狼：噪音詩人？說得真好。我要把它輸出成貼紙，貼在車尾上。

（野狼掏出手機，把這些字輸入在記事本中。）

野狼：好，有關這個神奇的調音器是這樣的：機車要吵，首先必須去改管的，這相當麻煩；但現在只要在排氣管內加裝一個調音器就好了，完全免拆卸。這個調音器在調整聲音頻率上功能強大，你可以下載一個APP（滑動手機點選），就能用手機任意改變噪音刺耳的尖銳度與響度，非常個性化。更炫的是，它已經設定好許多音響類型，隨手一點，就

能有一個根據車速高低所搭配的噪音。比如，你可以選動物類的：有

「蠻牛吼」、「獅王吼」、「群鴨鳴」、「老鷹嘯」、「萬馬奔騰」等等。

也有機械類的：比如「奪魂鋸」、「戰鬥機」、「核電廠爆炸」等等。

還有自然現象類的：比如「火山爆發」、「超級颱風」、「霸王寒流」、

「彗星撞地球」等等。很特別的是，有經典名著類：比如「咆哮山莊」、

「野性的呼喚」、「聽風的歌」、「嘔吐」等等。

爸爸：為何對機車聲音的品味不是神出鬼沒的大白鯊呢？

弟弟：「聽風的歌」可以是一種噪音嗎？（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

野狼：你不要以為它很浪漫。它曾經周周蟬聯噪音愛用度的榜首。那是會讓人

媽媽：我也不會。

弟弟：你爲什麼不乾脆買一部真正的重機呢？

野狼：真重機很貴好嗎？噪音神器反正也能模仿真重機的聲音，何苦花大錢呢？而且，一次用完所有絕招，以後發生中年危機時該怎麼辦？

弟弟：考慮得真周到。

野狼：嘿，我忍不住想告訴你，我喜歡上一個用「河東獅吼」噪音騎車的正妹。

（野狼上方降下一只帶有開關拉線的燈泡；燈泡忽明忽暗。）

弟弟：哇。

野狼：（滑著手機）這女生超幽默的。河東獅吼是「潑婦噪音的優雅諧仿」。

（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

弟弟：什麼仿？

爸爸：（笑著瞄了一眼媽媽）潑婦噪音？

（媽媽打了一下爸爸的頭。）

野狼：（滑著手機）就是模仿的意思啦。那是說明欄上對這種噪音的簡介。

弟弟：她是潑婦嗎？

野狼：喔不。她像隻容易受驚的小貓，經常掛著害羞的微笑，超可愛。

弟弟：你們會一起騎車出遊嗎？或者你載她？她載你？

（燈泡的燈光此時呈現全亮狀態。）

野狼：還沒發展到那個種程度……但我只要碰見她，都會暫時選用「末路狂花」噪音來讚美她的幽默。我想她應該會意識到。

弟弟：第一次聽到有人用噪音傳情。

（弟弟完成了黏貼工作，他轉動野狼身體，檢視最後成品。）

弟弟：不過我想，你一定很有機會。

野狼：我已經準備好了。

頭皮發麻的風暴刮過玻璃的聲音，很強吧。另外還有幽默類，我常用這一類：比如「老人嗽」、「連環屁」、「便秘吼」、「火氣大」、「驚聲尖叫」等等。好，你猜，我通常選用哪一個？

弟弟：「連環屁」。

（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

野狼：厲害。這一陣子我都在用「連環屁」，深夜沿路放屁給夜貓子聽。不過我現在要改用「咆哮山莊」，以符合「噪音詩人」的頭銜。你知道，這個調音器還可以透過手機聲控。如果你把手機夾在安全帽裡面，在你騎車的過程中，就可以隨時變換選項，很方便又有趣。

弟弟：我會想試看看「奪魂鋸」。

（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

野狼：我保證你一試就上癮。「奪魂鋸」超震撼又恐怖，如果你仔細穿街繞巷騎一趟，那個社區肯定所有人再度睡著後都會作惡夢。

弟弟：警察不抓嗎？

野狼：警察當然會抓。但是這個調音器是德國原裝進口的精品，是世界知名大車廠的副產品，它可以自動偵測機車是否處於「正在進行噪音檢測」的狀態，一有狀況就會立即取消噪音設定，恢復符合法定標準的引擎排氣聲。

弟弟：這麼神啊。

野狼：你終於了解爲何有那麼多人肆無忌憚橫行街頭的原因吧。

爸爸：這難道沒有違法嗎？

媽媽：可能有。你要舉發他嗎？

爸爸：我不會過問人間的事情。

（弟弟拉下燈泡的開關，燈滅，舞臺全暗，只有一股紫外線黑燈照在野狼身上，使所有塗過螢光漆的元件發出亮光。野狼開始緩慢做出街舞機械動作。音效是機車噪音取樣編成的舞曲。）

媽媽：（在舞曲中開心大聲說）養小孩不容易吧？你永遠不知道會養出怎樣的人。

爸爸：（大聲說）只怕養出怪物。

媽媽：（大聲說）我怎麼覺得你死了之後變得沒有同理心。

（一聲改裝跑車的噪音音效轟隆隆蓋過舞曲，舞曲乍歇，野狼恢復站姿，上方的燈泡已收回。燈亮。時鐘快轉成三點半。）

野狼：顯然這個人有重度陽痿，半夜三點半，還在外頭飆車。

（姊姊穿著高跟鞋，一手抱著墓碑，一手拖著行李箱從舞臺右方進場。所有人都望向她。）

爸爸：你的兒女都是夜貓子嗎？

媽媽：他們都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作息時間。想當初，我們不時也會翻滾到天亮（用屁股撞了一下爸爸的屁股）……啊，在孩子面前不適合談這個話題。

弟弟：姊，妳怎麼這時候回家？

姊姊：（找了一個地方立好墓碑）我搬回來住。請朋友來家裡玩啊？

野狼：琪琪姊，不記得我了嗎？我是馮國愚的高中同學野狼，還記得吧？

姊姊：野狼？啊，我完全認不出來！（繞著野狼打量）你完全變了一個人！哇！現在又帥又時髦！真爲你高興。

野狼：琪琪姊，謝謝啦。妳才愈來愈漂亮！

弟弟：姊，妳搭計程車回來的嗎？

姊姊：是阿虎送我的。我其實很不願意。你們剛剛沒聽見吵得要命的聲音嗎？

感覺像有人要大開殺戒！但他堅持送我。我讓他載我回來，條件是他不能瞬間加速。那種聲音讓人有犯罪感。但我一下車，他就恢復原狀。

野狼：他開的是拉風的跑車嗎？

姊姊：假的。小車子改的。他之前還在擋風玻璃貼上「低調」兩個字，我說這不是自我諷刺嗎？他的車子兩邊插著小旗子，底盤還會發出綠光，再加上不時從底盤噴出水霧，如同要駕鶴西歸一樣。但他覺得很酷。

爸爸：終於有大人出現了。

弟弟：虎哥還有用水霧啊……

野狼：聲光特效說起來滿用心的。

姊姊：你們會喜歡，我可以理解。但他都快

三十歲了，還不肯放掉這種東西，我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鼻子在嗅）那是什麼味道？馮國愚，你沒倒垃圾嗎？

弟弟：（有點心虛）那是冰箱的味道。冰箱壞了。

姊姊：你（欲言又止）……好吧，我明天再來看看是怎麼回事。很晚了，我先去睡了。你們也別太晚睡。晚安囉。

弟弟：晚安。

野狼：琪琪姊晚安。

（姊姊拖著行李箱從舞臺左方離場。）

弟弟：我姊討厭你那種噪音。

野狼：她不會是最後一個這樣想的人。

弟弟：不過，你還是把那些噪音神器的資料給我。

野狼：已經把那些資料給我。我覺得騎機車節哀並

張動態地圖，是一張顯示汽機車夜晚呼嘯聲的街路圖。上面移動的那些光點，代表著目前在這個地區有汽機車正加速狂飆，並且發出巨大的噪音。（面對觀眾）大家都知道，很難檢舉這種大半夜擾人清夢的汽機車。如果你突然被嚇醒，想打電話報警，等你起床撥電話，這些汽機車或機車都不知道已經飆到哪裡去了。你只能聽著遠處逐漸失去力道的噪音回聲，重新爬回床鋪睡覺。（頓）事實上，只有死神才抓得到他們。（頓）所有震天價響的事物都是短命的，比如夏天的蟬；那些長夜呼嘯的機車與汽車，正是對上天求死的呼喊。（走到另一塊墓碑後面）如果你當面問這些人：「你那麼想死嗎？」他們肯定覺得你瘋

不過分。

（弟弟別過頭，沒有回話。）

野狼：我的意思是說啊，如果你稍微留意一下街頭的噪音環境，那些沒改過的一般機車，其實已經變得更吵一點了，對不對？這應該是政商勾結的結果，我們樂觀其成。再加上地球暖化——這應該也是政商勾結的結果——冬天大半夜飆車，也不容易感冒傷風。面對有利於機車騎士的大環境，我們切莫蹉跎青春。

弟弟：我怎麼有個既邪惡又善良的朋友？

野狼：愚公，說真的，我很開心你姊姊回家來住。這樣至少你就不是孤兒了。

弟弟：你又來了，我不是孤兒啦！

（媽媽爆出哭聲，爸爸拍拍她的背。

燈暗。）

03

（場景：重新立好原本當成座椅的傾倒墓碑，而且讓舞臺上的墓碑總量增加至三十五個。同樣從舞臺後方往前參差排列，如今舞臺前方所留下的空間更加縮小一些。墓碑群的景觀，看起來有一點像是亂葬崗的模樣。懸吊的時鐘已收回。舞臺後方降下大螢幕。）

（燈亮。大螢幕上是一幅街道地圖，上頭有一些忽明忽暗移動的光點。）

（Boss從舞臺左側某塊墓碑後面現身。）

Boss：（面對觀眾）大家好。歡迎各位蒞臨。今天交通安全宣導的講題是：「午夜風火輪的聲音光秀，是給死神觀賞的演出」。（轉頭用雷射筆指點螢幕上的地圖）各位所看到的這

了。當然，想死也不一定死。如同不想死的，也可能無法始終如願。誰能夠獲得死神的青睞，永遠都是一個謎。

弟弟：（從較前方的某個墓碑後面現身，面對觀眾）我媽媽騎機車出車禍死了。我爸爸在我出生那一天也是騎機車

發生車禍喪命（說完話後，開始在墓碑之間的空隙中踱步）。

（媽媽與爸爸從最後一排、相鄰的兩個墓碑後面現身。在本場戲接下來的過程中，媽媽將一個接一個把所有墓碑排列整齊，如同軍人公墓的景觀一般。爸爸則協助媽媽進行整理工作。）

Boss：但是，倒是可以來談談人們面對車禍的應對態度。這個地區的人們（以雷射筆指著地圖），數代以來，面

對家族中的車禍死傷事件，仍舊以拜神作為解決辦法。若以每兩人就有一部的機車為例，面對放棄騎車或改變騎車行為的問題上，他們寧願選擇給機車繫上一只平安符。

媽媽：（停下手邊工作）每年過年的時候，我會到廟裡求兩個平安符，一個給小愚，一個給我自己（恢復整理動作）。

Boss：他們因此否認自己車禍死亡的可能性。他們覺得，車禍身亡的人，是那些不受到神明保佑的人。而如何保證自己時時受到神明眷顧？「提高神明遶境的頻率」，是信仰機構回應信眾憂慮的方式。這一週媽祖出巡，下一週關公上路，下下周池府千歲掃街，月底輪到保生大帝接棒。人們於是安心地照舊騎車，彷彿

佛他們已經盡了人事。但真的能夠從此高枕無憂嗎？

弟弟：（停下腳步，面對觀眾）但我的姊姊沒有騎過機車，連學都不想學（說完繼續踱步）。

Boss：我想從聲音的角度，來觀察神明遶境這件事。每當神明沿路祈福，遠遠就可以聽見遊行隊伍的喧鬧聲響。串串鞭炮聲不絕於耳，嗶叭鑼鼓響徹雲霄，這些給人帶來安全感的聲音，事實上——很吵。它就是噪音。神明經過你家樓下時，如果你剛好在看電視，根本就聽不到電視的聲音。（走到另一塊墓碑後面）在此，我們是否可以將夜晚的機車噪音，與這種在白天上演的遶境噪音相提並論呢？習慣神明遶境的喧囂，是不是也助長了習慣機車午夜的呼嘯

與咆哮？

媽媽：（停下手邊工作）那些飆車仔又不是在為我們祈福？

爸爸：妳怎麼知道不是？

媽媽：至少我沒被保佑到。你也沒有。不過，你的原因是，二十年前，一般的道路上不會有那麼吵的機車，夜裡很安靜。

爸爸：我覺得，習慣這種白天或黑夜的噪音，是不正常的世界。

媽媽：真為你開心，你已經不用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了（恢復整理動作）。

爸爸：妳也已經離開了。

Boss：機車加速才有噪音，但機車一加速，也為騎士本人帶來危險。加速生命，不正是為了奔向死亡嗎？彷彿他甘願以自己作為牲禮，為大家進行獻祭。（頓）為什麼機車騎士要為我

們獻祭？

媽媽：獻祭用的是神豬，怎麼可能用活人？

Boss：那是來自於一種非常深沉的，人們對於非人性機械的恐懼。就像古人對於天災或瘟疫的恐懼，以為天神發怒了，於是趕緊擺設祭壇拜神。而現代人為了祛除這種恐懼，車禍就成了祭壇。即便人們並不清楚是要安撫哪一位發怒的天神，但他們需要車禍。

爸爸：難怪車禍死者陪伴部門的業務，始終這麼繁忙。

Boss：車禍隨時都可能發生，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是，主動以噪音呼喊死神的機車騎士，它的戲劇性已經達到了儀式所要求的強度——想想看午夜噪音令人髮指的程度，匯聚了多少能量——假如這個騎士

果真獲得死神的回應而出了車禍，那麼，這場車禍就會成爲我們的祭壇。（走到另一塊墓碑後面）活人獻祭，於法不容，但如今我們有了現成的車禍。他們犧牲自己的過程，將透過行車記錄器、路口監視器的影片，成爲隔天電視午間新聞加油添醋的素材。我們看新聞時，就會獲得一個沒有明說的訊息：已經有個活人獻給了某個天神，天神因此息怒了，至少短時間內不會輪到我。

媽媽：（停下手邊工作）難道我的情況也是這樣子的嗎？（轉頭注視爸爸）所以我是獻給了你？

爸爸：別胡說。妳又不是半夜飆車死掉的。

我也不是天神（伸手闔上媽媽安全帽的護目鏡片）。

媽媽：喂！

Boss：我們在不自覺之中，接收了這個飆車騎士也是出於不自覺的祝福。所以車子照騎，日子照舊過下去，什麼都不用改變。（頓）可是，人們難道沒有發現天神的情緒變幻莫測嗎？（頓）要如何告訴騎機車的人平安符沒用？要如何告訴騎假重機、改裝消音管、仿超跑噪音的人神明遶境沒用？這肯定是我們交通安全宣導的重點工作。你們猜猜看（以雷射筆指著地圖），地圖上面亮著的這些光點，哪一個會是下一個祭品？

弟弟：（停下腳步，面對觀眾）我會騎機車是學媽媽的。但會不會也是學爸爸的？很小的時候，經常和媽媽、姊姊三貼騎機車；當時偶爾會想，如果爸爸也在就好了，四貼騎車才像

一家人（說完繼續踱步）。

Boss：這個地區的人們傳宗接代，並不爲了一代比一代更進步、更安全、更無憂，而是爲了複製相同的命運。更爲頻繁的神明遶境，正好證明了車禍死亡的威脅始終陰魂不散；或許，神明遶境正是在爲他們的死亡開路。他們於是一代又一代孕育出車禍候選人。嬰兒用品店一直長銷可愛的摩托騎士裝，而壽衣的型錄上則可以看到，生前不一定穿得起的重機騎士裝。那種隆隆作響、馳騁長夜的行爲，使一代代的騎士成爲加害人，加害一整個沉睡的城市。但他在成爲加害人的同時，卻也是死亡車禍的優先候選人（轉頭注視著螢幕地圖上的動靜）。

爸爸：（注視著拿在手上的最後一塊待整理

的墓碑）這個家有許多長得像我的照片。

媽媽：（掀開安全帽的護目鏡片）那就是你。

弟弟：（走到媽媽與爸爸中間，但面對觀眾）小時候，我會夢見爸爸。

媽媽：（笑中帶淚）小愚好乖，你夢見爸爸什麼？

弟弟：他帶我去吃冰淇淋。（頓）於是媽媽就帶我去吃冰淇淋。但我並沒有跟媽媽說，夢裡的爸爸，並不是照片上的那個男人。

爸爸：照片上的人，已經死了二十年。

弟弟：媽，我又夢見爸爸了。

媽媽：（笑中帶淚）小愚好乖，你夢見爸爸什麼？

弟弟：他帶我去吃雪糕。（頓）於是媽媽就帶我去吃雪糕。但我並沒有跟媽媽

說，這次夢裡的爸爸，也不是照片上的那個男人。

爸爸：他是個怎樣的人？

媽媽：你以前好愛我，好愛這個家。

弟弟：媽，我又夢見爸爸了。

媽媽：（笑中帶淚）小愚好乖，你夢見爸爸什麼？

弟弟：他帶我去吃一個好大的巧克力聖代。

（頓）於是媽媽就帶我去吃一個好大的巧克力聖代。但我直到現在都沒有跟媽媽說，夢裡面所有的爸爸，都不是照片上的那個男人。

爸爸：我對這個人完全沒有印象。我對這個家也完全沒有印象。

弟弟：我也沒告訴媽媽，夢裡的爸爸們，講起話來都像她。

媽媽：小愚快點起來，上學要遲到了。你再不起床試試看！

弟弟：我的爸爸，就是媽媽。（頓）可是媽

媽死了（低頭啜泣）。

（舞臺上方降下一只車站型大鐘，時間是三點四十五分。）

媽媽：（跟著啜泣）我好想抱抱兒子。

爸爸：最好不要。他可能會因此打噴嚏。

（弟弟走在墳墓區中，把幾塊墓碑集在一起，跨騎在上面。）

媽媽：都快凌晨四點了。他出門幹嘛？

弟弟：（拿出手機點選）從「奪魂鋸」開始吧。

（響起某種機車噪音音效。燈光轉換，旋轉鏡球投射出流動碎光，吹起大風扇。）

Boss：（用雷射筆指點螢幕）你們注意到了沒有？現在有個新光點出現在地圖上。

媽媽：糟糕！小愚成爲死亡車禍的候選人

了！立峰，你想想辦法！

爸爸：別緊張！他又不一定會死。

Boss：（轉頭面向觀眾）這個地區的人們很有趣，他們仍保有人類第一次騎上機車的狂喜與驚奇，他們只想到機械工具給予個人的加速允諾，並且在噪音中全然忘掉他人與自己。這樣的機車騎士如果拜神，也只是爲了祈求自己的永生。他在永生的幻覺中飄過午夜的街頭，在大路上逆向甩尾，如同自己是神。他如果拜神，也只是爲了在人間成爲神。

弟弟：（對著手機大喊）「過於喧囂的孤獨」！

（響起另一種機車噪音音效。）

媽媽：立峰，我求你！你的法力比較高，你可不可以跳到機車上去保護他？死神跟你比較熟，祂會以爲是你在騎

機車，就會放過小愚了。

爸爸：我是來陪妳，又不是陪他。

媽媽：那如果我跳上去，你也會跟著跳上來？

爸爸：對。但妳是跳不上去的。

媽媽：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爸爸：（拉住媽媽）好啦。我來做就是了。

弟弟：（對著手機大喊）「彗星撞地球」！哇！

（響起另一種機車噪音音效。爸爸從弟弟身後坐上墓碑，雙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Boss：他以爲可以忘記死亡的恐懼，因爲死亡屬於別人，車禍是他人的悲劇。

媽媽：（淚眼婆娑）小愚他只是不懂事。

Boss：不懂事的人，說不定想死。

媽媽：他還小，他不可能想死。

Boss：他是出於本能求死，連他自己都不知

道。

媽媽：他只是想發洩。

Boss：那麼，死亡可能就是他的終點。

弟弟：（對著手機大喊）「憤怒的葡萄」混

音「悲慘世界」！呼呼！

（響起另一種機車噪音音效。）

（在此同時，姊姊一手提著空水桶，從舞臺右方推著一部冰箱進場。她盤起頭髮，臉上戴著口罩，雙手戴著塑膠手套。她之後會打開冰箱，專心地把裡面發臭的食物、牛奶等物品一一扔進水桶，然後用抹布擦拭冰箱裡裡外外。）

Boss：作為祭典的車禍，人最後的死傷其實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那種自然天成的表演性：是毀壞的機車、壓扁的汽車，是機車騎士凌空翻騰或是捲入車底，是火燒車，是車體猛

烈相撞的剎那，是血肉模糊，是爆炸的高速快感，是玩命關頭實境秀。

（走到另一塊墓碑後面）如果今天天下太平，沒有血腥畫面可以上傳分享，那麼，也可能就在明天，就會出現再度驚嚇破表的車禍場景（說完話後藏進墳墓後面消失）。

（鏡球與風扇的速度漸漸緩慢下來，直至停止。燈光轉換。弟弟與爸爸分別站起來。弟弟收好手機，興奮地快步穿行在墓碑行列之間。而爸爸的上方降下一只大相框，框住他的上半身；他兩手握住相框，表情僵笑，像遺照一樣。）

媽媽：（走至爸爸身邊，扶著相框）謝謝你。

爸爸：（維持僵笑表情）不，我要謝謝妳。

我從來沒有過這種騎車經驗。

媽媽：你喜歡上了飆車？

爸爸：（維持僵笑表情）我突然覺得自己可能有一兩個子女。

媽媽：你本來就有。你剛剛搭在你的兒子的

肩膀上。

爸爸：（維持僵笑表情）或者說，我感覺到了某種逝去的東西突然湧現了出來。

（頓）我的意思是說，我居然記起了自己的青春。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時間流動的感覺。我以為我就是這個樣子。沒有過去，沒有未來。但現在我模模糊糊記起了曾經有個過去。像是有個什麼人進到我的體內去。

媽媽：（往後退了一步）你是死人，卻有人

進到你體內？這會不會有點恐怖……

爸爸：（維持僵笑表情）那是個比喻。

媽媽：好吧。我一直擔心你患有「早發性老

人癡呆症」——不，「死人癡呆症」。現在看起來還有救。

弟弟：（跑向舞臺前，面向觀眾）太帥了！

我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噪音神器果然很神！

媽媽：他該不會也有個什麼人進到他的體內去吧？

弟弟：原來我是一家之主！

（姊姊終於清完冰箱，把裡面的層架全拿出來，放在地上。她脫掉口罩與塑膠手套，然後靠在冰箱休息。）

媽媽：立峰，你應該沒有動什麼手腳吧？

弟弟：我是一家之主了！

爸爸：（維持僵笑表情）我是個很有分寸的死人。我不會裝神弄鬼。

弟弟：好累。我要去睡了（走向舞臺左方）。

我是一家之主！

爸爸：我彷彿看見我從前的妻子。

媽媽：（打了爸爸的頭）你以前的妻子就是我啦。琪琪是你的女兒。

（媽媽在附近一個墓碑後面拿起一把掃帚，就近走到舞臺右邊的走道，等到姊姊來到相對位置上，立即以同樣的步伐節奏向前走去。兩者成為鏡像。往前走至臺前，然後往回走至舞臺深處。再度折返往前走。她們兩人連走路時出現的小動作都相仿。）

爸爸：妳走得跟妳的女兒一模一樣……

媽媽：應該是女兒走得跟我一樣吧。她遺傳到我的優點。

（當她們第二次走到舞臺深處，轉身在度往前走，走至一半時，兩人同時站定，同時哭出來。）

姊姊：一切都不一樣了。

媽媽：一切都不一樣了。

（爸爸上前攙扶哭泣的媽媽。媽媽拋了掃帚，順勢撲向爸爸胸口，但安全帽的護目鏡片敲到爸爸的頭。）

媽媽：你有沒有怎麼樣？

爸爸：沒事。

姊姊：感覺媽媽還在這裡。（啜泣，蹲下來放下紙拖把）媽，我該怎麼辦？

（爸爸把舞臺右方後幾塊墓碑疊起來，和媽媽一起坐上去。姊姊抹了眼淚，從鄰近墓碑後面拿出一件大花洋裝，站了起來。）

姊姊：（抖開洋裝看了看，湊上去聞聞）媽。然後把洋裝揉成一團，塞進上衣裡面，腹部因此隆了起來。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洋裝，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

04

（弟弟小跑離場。）

媽媽：那麼，小愚說他是「一家之主」是什麼意思？

（姊姊拿起鄰近的一塊墓碑，放進冰箱裡面，然後關上冰箱的門。）

姊姊：一家之主必須負起修理冰箱的責任。

（姊姊留下冰箱，提著水桶從舞臺左方離場。爸爸與媽媽的眼神尾隨她的身影。）

（燈暗。）

（場景：場上墓碑增加至四十個，排列井然有序，形成幾條從舞臺深處到前臺的走道。只剩下舞臺右前方還留有些許空間。懸吊的時鐘已收回。冰箱也撤掉。）

（在許多個墓碑後面，藏有家居生

活物件，比如廚具、服飾、信件、紀念品等等。）

（燈亮。姊姊從舞臺左後方的一個墓碑後面現身。她放下盤起的頭髮，身穿具有鬆緊彈性的合身上衣。手裡拿著一把紙拖把。）

（姊姊走到舞臺左邊數來的第一條走道上，像模特兒走臺步一般，面無表情，慢慢地推著紙拖把往前走，一直走到舞臺前方再轉身往後走，走到底。然後再度轉身，重新再走一遍。）

（在此同時，媽媽與爸爸從舞臺右邊兩個相鄰的墓碑現身。他們盯著姊姊的動作。）

（姊姊在第二次走到舞臺深處時，改走舞臺左邊數來的第二條走道。她依然面無表情如模特兒一般。）

姊姊：（把波士頓蕨塞進上衣裡面）不可以。不可以。

（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波士頓蕨，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只亮著的捕

拿起一雙高跟鞋。）

姊姊：（穿上高跟鞋站了一陣子）對不起。

（姊姊脫下高跟鞋，然後把這雙鞋塞進上衣裡面。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高跟鞋，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只珠寶盒。）

姊姊：（打開盒子，輪番拿出耳環、戒指等檢視，然後拿起珍珠項鍊細瞧）哈囉。

媽媽：那是你送我的。我嫌老氣，很少戴。

（姊姊把項鍊放回珠寶盒，然後把盒子塞進上衣裡面。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珠寶盒，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大疊用紅絲線繫住的信函。）

姊姊：（仔細翻看信封）原諒我。

媽媽：你知道那些信是誰寫給我的嗎？

爸爸：「我」嗎？

媽媽：你當兵時寫的。每周一封。我很想你時，都會從頭到尾重看一遍。

（姊姊把這疊信函塞進上衣裡面。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信函，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只枕頭。）

姊姊：（直接把枕頭塞進上衣裡面）再見啦。

（她扶著肚子走得比較久一點，然後拿出枕頭，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只泰迪熊玩偶。）

姊姊：（把玩偶塞進上衣裡面）我是兇手

（啜泣良久，媽媽也跟著拭淚）。

（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擦掉眼淚，然後拿出玩偶，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座家

用電話機。）

姊姊：（把電話機塞進上衣裡面）不行，不行。

（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電話機，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只湯鍋。）

姊姊：（把湯鍋塞進上衣裡面）也不是不行。

（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湯鍋，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再從那兒拿起一盆茂盛的仙人掌。她看了一會兒，放下仙人掌，拿起一盆波士頓蕨。）

蚊燈。）

姊姊：（把捕蚊燈塞進上衣裡面）也不是不可以。

（她扶著肚子遊走了幾步，然後拿出捕蚊燈，蹲下來放在鄰近墓碑後面。她站起來，摸著墓碑。這是一塊經過處理的墓碑。她扳開一大塊墓碑下來。）

姊姊：（把這塊墓碑局部塞進上衣裡面，摸了摸肚子，然後面對觀眾）我想要生下這些東西嗎？

（降下一只車站型大鐘，時間是九點四十五分。）

敏華：（從場外大喊）瑩琪，瑩琪。

（姊姊把墓碑塊拿出來。整了整衣服，往舞臺右前方走去。敏華推著一部載有五塊墓碑的推車到舞臺右前方。）

敏華：（繼續動作）尤其，妳現在又有一些問題要去想。（頓）瑩琪，我想妳可能會不高興，不過，我跟他說了。
（阿虎從舞臺左後方某塊墓碑後面現身，他帶著一朵紅玫瑰藏在身後。他站在原地，四處打量。）

姊姊：（看了一眼敏華）沒關係的。這種事早晚都會知道。我本來也打算要告訴他。

敏華：我想他會來找妳。

阿虎：妳家怎麼有點陰森，涼颼颼的。

姊姊：（望向阿虎）阿虎！

敏華：（望向阿虎）你講的是人話嗎？
（阿虎慢慢走向舞臺右前方。）

媽媽：我現在是不是法力比較強了？可以讓房子又陰又冷？

爸爸：黃女士，妳家並不是凶宅。

阿虎：開玩笑的啦。馮媽媽以前不是很喜歡

開玩笑嗎？她老愛叫我「富二代」。

敏華：不好笑。

爸爸：你這麼叫這個傢伙？

媽媽：沒辦法，我不大喜歡他。

阿虎：（故意四處張望）我可以感覺馮媽媽就在這裡。

媽媽：我露餡了嗎？（爸爸對她示意別擔心。）

敏華：我可以感覺馮媽媽掐住了你的耳朵
（立好最後一塊墓碑，用力拍打墓碑一下）。

姊姊：敏華，不用跟他鬥嘴。

敏華：好吧。你們兩個「好好聊」。我先走了（推起空了的推車），再打電話給妳。

姊姊：敏華，謝謝了。
（敏華從舞臺右方離場。）

阿虎：那麼，現在換我們兩個來鬥嘴。如果

敏華：不好意思，這麼晚才過來。妳知道，曹經理又不知道哪跟筋不對勁，快下班時才要開會。一開就開好久。

姊姊：妳吃過晚餐了嗎？

敏華：有啊，別擔心。我吃完飯才去阿虎那邊拿妳要的平板電腦（拍了拍墓碑）。他一臉便秘的樣子。

姊姊：他沒對妳怎樣吧？

敏華：他能對我怎樣？不過，倒是問了很多問題。

（姊姊順手拿下一塊墓碑，把它排到適當位置，沒有回話。敏華也一起跟著拿下墓碑，進行整理。兩人會一起把墓碑整理完畢。）

爸爸：這個女孩子好像讓我想起以前的鄰居。

媽媽：只有年輕的小姐，才能喚起你的回憶嗎？你記起了青梅竹馬的情人是不

是？像這種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訴我？

爸爸：很抱歉，我對妳真的毫無印象。

媽媽：再努力想想嘛，也許我能讓妳想起以前你家巷子口的早餐店阿桑也說不定。

敏華：只有妳一個人在家？

姊姊：對啊。

敏華：妳那個寶貝弟弟沒有跟妳一起整理東西嗎？

姊姊：他能記得倒垃圾，就要感謝老天了。

敏華：（停下手中動作）一個人整理媽媽的遺物，會不會太心酸？馮媽媽突然走了，一輩子的東西都在這裡，瑩琪，妳可以慢慢弄，不必急著這一兩天做完。我看妳眼睛腫腫的，妳自己要多保重。

姊姊：我知道的。謝謝啦。

阿虎：用飆車哀悼？妳是不是被賀爾蒙燒壞腦子了？

姊姊：你才應該動動生鏽的腦筋！

阿虎：好吧，我投降。我覺得馮媽媽也會站在我這邊。她不會希望妳重複她的命運，孩子生下來就是個單親家庭。

姊姊：重複我媽媽的命運有什麼不好？她也把我們養得好好的啊！而且，坦白說，我媽是不會站在你那邊的，她原本就支持我拿掉孩子（開始哭泣）！

（頓）

阿虎：馮瑩琪，妳也太狠了。原來妳連孩子都不要了，還說不想分手？（爸爸走過來，一手按住阿虎的肩膀。）

姊姊：這是兩回事好嗎？

（頓）

阿虎：晚上，敏華從我家離開之後，我立刻

打電話給我爸媽，告訴他們我要娶妳的決定。他們也覺得結婚是一個好辦法。但我顯然想太多了（搖搖頭）。太讓人寒心了。

姊姊：別說得自己好像受害者一樣，我如果沒有懷孕，你根本不會想結婚。

阿虎：（搖搖頭）我爸媽還很心疼地說，妳沒有爸爸媽媽，一個人不好處理，要我有耐心，要我負起責任，要我好建立一個家庭，還討論了一下如何準備婚禮……

姊姊：我不需要同情。你可以盡量去跟你的爸媽討論你的感情與婚姻。但我就是我自己的爸爸。

阿虎：妳在說什麼？

姊姊：你已經聽到了。我小時候爸爸過世，現在身兼父職的媽媽也過世了，於是輪到我成爲自己的爸爸跟媽媽。

妳喜歡的話，我們也可以親嘴。

姊姊：你在發什麼瘋？

阿虎：覺得我來者不善嗎？

姊姊：你自己心裡明白。

阿虎：（拿出花兒）玫瑰送給妳。紅玫瑰代表我滿腔熊熊燃燒的熱情。

姊姊：（接過花）你到底在幹嘛？

阿虎：我在學妳。

姊姊：學我？

阿虎：學妳的怪里怪氣、陰晴不定、說走就走、感覺像要分手。

姊姊：誰說我要分手？

阿虎：不過，我了解妳的轉變。是賀爾蒙在作怪，不是妳變心。懷了我的孩子的女人，跟我回去吧。

姊姊：我……我留下來是爲了陪小愚。一想到現在只有他一個人住在家裡，就覺得很不捨（媽媽啜泣）。

阿虎：小愚現在在家嗎？

姊姊：他還沒回家。

阿虎：他根本不需要妳陪。他現在晚上都跟朋友在瘋飆車，妳知道吧？

姊姊：喔。

阿虎：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要和同學觀摩我那臺車的特效，我於是載著他們去兜風。

姊姊：你還真好心。

阿虎：妳應該聽聽小愚那輛機車的噪音，音效多變又刺耳，連我都甘拜下風。我想他應該很怕妳會唸他；妳不在家，他會更自在。

姊姊：我不會唸他好嗎……

阿虎：但妳怎麼一直唸我那部車？

姊姊：（低下頭）你難道不明白，馮國愚會突然去飆車，是某種服喪反應嗎？他在哀悼喪母之痛（媽媽拭淚）。

姊姊：那麼取消噪音，我才給你載。

弟弟：「白噪音」更好。

姊姊：怎麼說？

弟弟：很多晚上睡不著覺的人會上網聆聽「白噪音情境音效」來助眠，妳知道吧？所以，我們沿路騎車，不只不會吵到人，還會幫助整個城市進入夢鄉。

姊姊：好優秀。走吧。

（姊姊往舞臺左方走去，弟弟跟在後面。）

弟弟：（低頭滑手機看說明，邊走邊說）或者，也許一開始可以先選擇「重機嘆息」模式。「它保留了重低音的優雅，完全沒有狂飆嘶吼的嚇人頻率」，我想應該很適合妳。妳可以閉上眼睛，「沉浸在仿如薩克斯風的迷人魅力中，甩開壞心情」……

姊姊：不必。

弟弟：好的。

（他們離場。燈光轉換，一片昏暗。響起某種低頻的白噪音。降下一只車站型大鐘，時間是一點。）

（白噪音漸漸消失。燈光轉換。姊姊與弟弟從舞臺後方鄰近的墓碑後面現身。）

姊姊：你帶我來墓園？

弟弟：我們來到了世界的中心！

姊姊：墓園是世界的中心？

（他們遊逛墳墓區。）

弟弟：白天，垃圾車不會來這裡，選舉宣傳車也不會來，神明遶境的隊伍更不會來。而到了晚上，也不會有妳討厭的假重機跟偽超跑。我第一次來這裡時，感覺超放鬆。因為在這裡騎機車試噪音，完全不會吵到「活

05

我是一家之主。是我自己的主人。

阿虎：隨妳便。（頓）那麼，妳要拿掉孩子？

（媽媽走過來，一手按住阿虎的另一個肩膀。）

姊姊：我還沒做出決定。

（頓）

阿虎：（有點發冷）妳家真的好陰森，妳也好陰森。

姊姊：我的身上有爸爸跟媽媽的鬼魂。

（頓）

阿虎：瑩琪，我希望妳留住孩子。

姊姊：我會做出自己的決定。

（燈暗。）

（場景：場上墓碑總共有五十個，排列井然有序，填滿舞臺全部空間。懸吊的時鐘已收回。）

（燈亮，看見姊姊與弟弟站在舞臺右邊前緣。墳墓區在他們身後。）

弟弟：姊，妳還沒睡？

姊姊：你今天比較早回家。

弟弟：姊，如果妳還不想睡，我想帶妳去一個地方。

姊姊：什麼地方？

弟弟：講出來就沒意思了。有興趣嗎？

姊姊：好啊。順便去吃宵夜。

弟弟：我騎機車載妳。

姊姊：搭計程車好了。

弟弟：我知道妳怕噪音。我們可以調成「白噪音」模式。

姊姊：調成白噪音？

弟弟：（拿出手機）我的機車並沒有改管，而是加裝一個「智慧型可調式噪音裝置」，用手機就可以隨心所欲選擇想要的噪音，或是取消噪音。

弟弟：談戀愛？

姊姊：而且是姊弟戀。她大那個男的好多歲。她呱呱呱啦一直說對方多高高帥帥，就是有點靦腆、放不開，她不斷在想辦法突破他的心防。我在夢裡笑到流淚。你想想，媽媽這種熟女愛上小白臉！

弟弟：不過我覺得媽媽她做得出這種事。

姊姊：我也覺得。然後她丟給我一個洋娃娃。洋娃娃的眼睛栩栩如生，對著我一眨一眨的。在夢裡，我突然覺得是媽媽在望著我（浮起淚眼）……

弟弟：（底下引號內的文句，由藏在附近的媽媽說，而弟弟對嘴，並模仿媽媽動作）這幾天，我也夢到媽媽一次。她叫我出門幫她買烏龍奶茶——「甜度正常」——她說她已經死了，不用再忍耐喝半糖了。她說她覺得死亡

並沒有多可怕——「死了反而輕鬆，覺得什麼都不必管了」——我在夢裡回說，可惜妳死後才知道——「但現在才這麼想，也還不算太遲，對吧？了解自己已經死去，是第二次死。而再一次死，才是真正的死」——媽媽說她開始對死亡有自信，而不是一個被死亡擊敗的人；她已經死得好好的了，叫我不必為她擔心。

（頓）

姊姊：媽媽就在家裡，對吧？死亡就在我們家中。媽媽的死，就在我的肚子裡。

（頓）我現在開始相信命運。我知道這並不理智，但讓我安心。（頓）我有時覺得媽媽逃走了，她這輩子也真的受夠了。我同時也覺得自己是個罪人，讓媽媽失去了生命。但

人」。所以之後就常常來。

（頓）

姊姊：（停下腳步）每個人最後都會來到墓園。（頓）但墓園，卻是我們姊弟的起點（開始掉淚）。

（頓）

弟弟：我想過這件事。我是兇手。我出生那一天，爸爸爲了去看我，卻出了車禍。

姊姊：我才是兇手！我害死了媽媽！（頓，啜泣）她之所以也會出車禍，就是因爲趕著要陪我去醫院。我那一天要動手術把孩子拿掉。（頓，啜泣）我懷孕了。對不起，都沒有跟你講這件事。我當時也沒有告訴阿虎。

（頓，啜泣）媽媽那天一直沒有出現，我不敢自己一個人跟護士報到。我於是站在醫院門口不停打手機給

媽媽。（頓，啜泣）後來是別人接了電話。

（很長的停頓）

弟弟：（淚光閃爍，語氣快活）那麼，妳把媽媽生回來。

姊姊：（拭淚）你說什麼？

弟弟：我們都是兇手，但妳可以把媽媽生回來。

（頓）

姊姊：我也許生的是男生。

弟弟：不管是男是女，他都是媽媽。（頓）他也是爸爸。反正我也沒見過他。

（頓）

姊姊：（破涕為笑）沒有人會想生出父母好嗎？不過，小愚，我了解你的意思。

（頓）我前天夢見媽媽。她戴著安全帽，看不見她的臉。她跟我說她在談戀愛。

我又感覺跟媽媽沒有分開。(頓)
我會生下孩子。生死交替，必須迅速完成。

(頓)

弟弟：姊，如果你不想嫁給虎哥也沒關係，我可以跟你一起養小孩。

姊姊：好啊，都給你換尿布。

弟弟：媽媽以前常說，爸爸是很棒的公務員，在區公所上班。我也可以去準備公務員考試，考上了就會有鐵飯碗。

姊姊：傻瓜，沒有人立志天天給別人辦什麼

戶口遷出遷入或印鑑證明。

弟弟：爲了孩子就會這麼做。一家之主都會這麼做。

(頓)

姊姊：小愚，你還可以多想想，沒關係。

(引號文句，由媽媽說，姊姊對嘴)

「但你想做什麼，我都支持你」。

(頓)

弟弟：人生真神奇。

姊姊：(引號文句，由媽媽說，姊姊對嘴)

「死亡也是」。

(燈暗。)

評審意見／王孟超

這是齣對演員、導演與設計都是饒富趣味及挑戰的劇本。舞臺上以數量不等的墓碑構築不同時空，墓碑可被轉化成座椅、電腦等。整齣戲藉由生死，去重新審視原來的人生，有點類似王爾德的《Our Town》下半場的情景。只是加入更突梯的黑色幽默。剛因車禍死去的母

親一時無法了解自己已死，死亡陪伴員居然是他死去多年的先生(也是摩托車車禍)，但他已不復記憶。兩人在死亡中回憶過去，又在人間中看到自己的兒女面對母親死亡的心情，這樣的情境設計十分有趣。其次，對白幽默、人物個性鮮明，其他人物如野狼機車、死亡陪伴員、部門長官 Boss、姐弟、姐姐男友皆有自己觀點，是個不可多得的劇場小品。